稗史集傳 薦士錄 淳熙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淳熙薦士錄

楊萬里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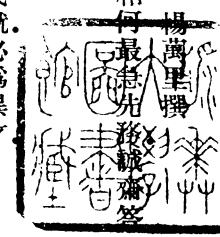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楊誠齋淳熙薦士錄一卷。乃爲吏部郎中時上宰相王公册子也。首以朱子爲第一。足見知人之明。其餘諸公。各有評論。言皆簡而當。此卽今之薦官考語之祖也。山公啓事不可得見。存此以爲持衡秉鑑之一法。有薦人之責者。其可忽乎。噫、拔茅連茹。占之於易。貴玉賤珉。見之於禮。魚目不可以混珠。駑駘不可以並驥。知人何以明。亦曰公生明而已。羅江李調元序。

淳熙薦士錄

宋　楊萬里撰

淳熙乙巳。誠齋爲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爲丞相。一日。丞相問誠齋云。宰相何最急先務。誠齋答薦士爲先。因呈薦士錄。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于狷介。臨事過于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爲異才

袁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櫝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閑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持論有風采。

林折
外温中厲。遇事敢爲。

蔡戡
器度凝重。學士該洽。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于持節。風采甚厲。官吏皆肅。

鞏相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鐩
性資靜慤。文詞工緻。

王回
俊辨而言。敏手而裕。

劉堯夫
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學有爲其進未嘗苟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爲湖北參議官

章顗
儒而知兵長以論事至于兩淮利害尤其所諳

周必正
工于古文敏于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有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名士朱熹之學傳乃祖原夫之業

湯邦彥
學邃于易得先天之數才濟于用有經世之心

王公袞
儒者能斷吏事敢爲剸繁摧奸尤其所長

莫漳
長于史學達于吏治

張默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能聲。

孫逢吉

學遼文上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黃鈞仲秉、以國士待之。梁牓陞朝。知袁州辭鄉縣。

吳鑑

早以文辭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黃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皆知彬州彬縣。

王謙

風力振聲。勇于摧奸。立朝蹇蹇。士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大學博士。今知□州。

祖中庸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物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璧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爲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于才。廉而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潾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顒子昂之姪。今爲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甚正。遇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趙克夫

廉明彊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眞州。

胡思成

和粹而賢。敏達于政。常知安豐。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畯。今爲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飭吏。廉揉踰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近于世用。鄭牓京官。今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爲文。恬于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祠祿陞朝。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

器宇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稱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

嘗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

學問殫洽吏事通朗。

曾三復

以文策第。以廉視身。作邑有聲。盡罷橫斂。牓梁。

曾三聘

刻意文詞。雅善論事。蕭榜選人。前西外宗學教授。

徐徹

詩句明爽。牋奏典重。作邑愛民。辨而不擾。鄭榜陞朝。今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知衡州。今任宮觀。

王濱

治郡有聞。惠而能辨。前知志州正堂。奈冠之鋒。修池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陳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甲科之雋而益勵文辭之工

李耆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彬州

嚴昌裔
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宇
事母至孝作郡甚辨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關健日進未已至于吏能乃其餘事

蘇渭
通敏吏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鄭郎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行太守虐政一切之民情翕然去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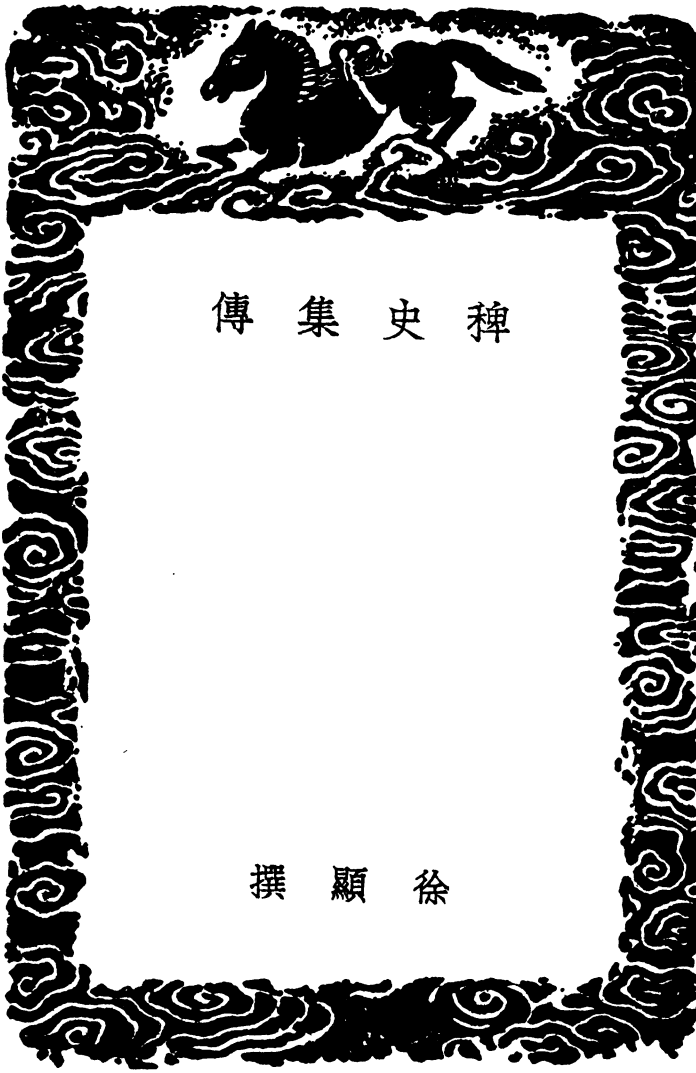
趙善佐

爲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有辨。章貢吏民。無不安之。

胡澤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今爲撫州宜黃函。其父字邦衡。

右凡六十人。



稗史集傳

徐顯撰

本館據歷代小史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七

稗史集傳

徐顯撰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也少而頴特如老成人早遊鄉校諸先輩皆折節與之交既壯遊吳興遇凌公芝巖將赴淮東憲幕辟公以行既至以歲貢士補淮東憲史未幾南人例革調轉運司授廬州録事判官屢轉為江浙檢校朝列大夫廣東市舶提舉未四月拜江西省左右司員外即時年六十八即慨然謝事而歸朝廷從其請以中憲大夫淮東宣慰副使致仕公耳目聰明強健如五十許人每小舟黎杖自樂於山巔水涯或遇勝景數日忘反至正己丑六月自卜壽藏于暨陽之大巖既穿穴即卧疾而卒年七十二公

慷慨有大志喜論天下士慕范文正公之為人其在鹽司漕府皆有惠政越人立碑頌德國子博士陳旅為之記其檢校中書自顧而言曰王其止檢校耶會松江民徐晉請丞相府告民有匿田不告於官者數萬頃丞相命公還上議曰田實無有此姦民欲以利啖官漁民以市怨宜勿聽事遂得寢民感德之其提舉市舶寶貨山積至者皆以賄敗公秋毫無所視其歸於鄉雖尊且貴則猶服被如儒生子以鄉里故獲拜公於牀下因與子言初出鄉時得見宋季之遺老觀其典刑莫若趙公子昂鄧公善之楊君仲弘杜君伯原則皆其相與則公之成德蓋有所自未歲見世變之愈下也嘆曰吾於斯世不忍見矣所求速化耳公歿二年而四海變作故杜君伯原誌公之奠有才不盡用之嘆其為世所推惜如此所為

詩文有王員外集二卷虞公集為之序藏其家子仲揚以公廕任秦州如皐縣主簿卒于官次仲盧今為南臺掾皆與予善

論曰韓愈氏以為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以予觀公之風節凜然使登於廊廟豈讓古人哉而用事之臣方汲汲以南人為等第故公才不盡用於世道不大行於時也及中原多故召擢南士使居憲職以風厲天下而罷倾不勝為天下笑然北方大夫士論南人之賢必以公為巨擘士猶賴之以

蓋其媿云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也父謙由文學掾為江浙提舉九思以父廕補華亭尉不就遇文宗皇帝于潛邸及即位擢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傳士凡内府所藏法書名画咸命鑒

定賜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謙善教錫碑名訓忠勅侍讀學士虞集為文以旌之寵顧日隆由是言者見忌公乘間跪白上曰臣以文藝末技遭逢聖明而踪跡孤危殞越無地願乞補外以自効庶幾仰報日月照臨之萬一惟陛下哀憐幸甚上曰朕在汝復何憂翌日御史章入不報故事諫臣言不行則納印請去上重遣諫臣意而德危公召公諭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勅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宜汝矣公拜且泣辭出而中書竟格詔不行未幾大行上賓公因流寓中吳予獲從公游語及先朝則誦其所為詩嗚咽流涕夫人情群居相聚則懽相離則思況以布衣獲人主之知抱烏號而無從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至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夢有炳義公招之者且請予筮其吉凶癸

耆得寢之乾其緣曰寢虎尾不咥人凶謂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寢虎尾者寅之未運也夫子無用於時不能咥人而為命所困殆將有憂乎如應之則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衝也吾畏之亥寅之合也無所忌乙巳公與臨川毓旭及子出遊于上方移冊陸庵暨臨海陳基吳人錢逵皆會丙午過靈石遂次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歸蓋欲厭其夢也辛亥丙夜果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公善寫竹石始得筆法於文同嘗自謂偶斡用篆法枝用草書法隸兼用八分或用僧公撇筆法木石用金叔胶古漏痕之遺意雖其妙至不可言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故四方大夫士爭寶愛之又善鑑識金石鼎彝之器時吳人陸友號為博物亦嘆以為不及有任齋詩集四卷虞集陳旅為之序公沒後

皆散失不傳獨有詩二卷藏于家

論曰唐鄭虔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絶特置廣文館命虔為博士而晚節流落君子惜之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鑒書博士其榮寵視虔（等矣）而竟流滯以死才之不可恃也如此予嘗讀其城南詩有尺五城南避田能減漕海船欤當時出蓋嘗言之而不以為信後二十餘年天子用大臣議募江南農師開燕薊田數百萬頃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繼而公之言卒驗雖在上前或有封奏公不宜泄不能庶問由此觀之則公之所陳蓋必有可裨益者矣惜乎吾不得而知也

陳謨字子平匕江人也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候父母顏色問起居躬飲食寒煖之節及長讀書不少懈未嘗一日遠去其親之側温

恂雅昉言若不出諸口而內行甚脩其師林公寬龔公璹勉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儒士衣索挾書者乃嘆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意耶遂趨出不復就試隱居教授資弟子束脩以為養而甘肯之奉必極為營致每饌饋進跪膝下以勸加膳親盡一食則心為之喜日以為常及父母卒居處哀慕遵禮制哀毀踰瘠猶朔食水飲以終其喪初父病痒思鰛因市以進而父歿遂終身不忍食鰛少多病其親憂之後每讀書至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則必廢書而泣奉其兄訓尤極友愛訓字師敬嘗為盬運司史以廉能稱及滿考歸則甚愛君養之如嚴父未幾師敬復宦游於外而君獨留常孰東始里人范其樂室其里延君坐君教其子家東始者十年弟子信從益衆及范君歿而所教之子亦卒因還吳城京口有士

友孫子翼者厚於君而家甚貧有女及笄不能嫁君嘗許以貲助及聞子翼病且篤矍然曰吾與子翼約其可食言乎即持貲詣京口訪子翼為畢嫁事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太玄皇極之學文章非古道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於理渾乚不窮其樂府歌詩尤能追古作者而其一篇出人多傳誦之蜀郡虞公集金華黃公溍晉寧張公翥咸所推重嘗欲論薦君不果也晚歲注意於易以為四聖之經各有攸主而同於象於是分卦辭象彖會粹諸傳以附其說題曰周易解詁別為河圖說一卷占法一卷世莫得聞至正丙申師敬為江浙行中書省照磨謁告還其適外兵薄城甚急俄聞城陷即呼其妻并與君訣曰吾雖位卑嘗為主臣義不可辱吾不可出弟處士耳宜往避語訖即拔佩刀欲自刺家人抱止方共

譬解兵入脅使拜不屈遂刃其胸君翼蔽之乞以身代衆以君儒冠掖之於門復求入見其兄已殪伏屍號慟因併見害悉投于河其嫂與老僕王皆自經死君妻已先卒唯一子十餘歲逃他舍得脫明日事定其門弟子范文網亟告於主師而廣陵成元章素善君亦與言之募人求其屍得于篠橋下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人咸以為異官為給粟助之斂訪其子詔以棺屬陳氏文網與詔奉二柩葬之而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其周易解詁二卷古體詩二十四篇而已君嘗與予論易故知君為深時予居東城瀕危者數四以幸而免而君竟徇兄以罹禍其命矣夫

論曰大史公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積仁潔行而餓死盜跖暴戾恣睢而壽終天道之是耶非耶予以為太史焉

知天道夫夷齊讓國而不居耻粟而不食求仁得仁失于人者薄得於天与者厚矣盜跖横行於一時得于人者雖若厚失於天者厚矣安有一息之存哉太史焉知天道世多疑君德尊行脩而致無妄之禍則以天道之不可信而不知兄宛於忠弟死於義妻狥其夫奴狥其主忠義之節萃於一門使今徽倖富貴而以君為疑視君之死雖若少後然世有知君如夷齊則其全於天者何如也或又謂其不能趨吉避凶非知易者是大不然夫易者變也通塞者時也中正者道也羑里之囚陳蔡之阨不死者天耳聖人豈不知易而致身凶危之所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君其知之矣雖魯西狩獲麟春秋以為終事蓋麟者聖王之瑞而為魯所獲魯不知其瑞而獲

之豈麟之罪哉聖人蓋傷吾道之窮而哀麟之不幸也烏乎有能知予之言則其知君也無惑焉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人也生而負奇氣儀狀偉特聲力絶倫未冠好為擊刺之術戰陣之教百家衆技靡不精究及長遂更折節讀書應進士舉所業出語驚人主司方按圖索駿不能識既弛士把玩不忍捨置君亟選君曰此不足為也吾寧齷齪從諛離析經旨以媚有司意乎遂不復應試循時時指授弟子皆有可觀金華黄公溍尤奇其文勸之仕不應世傳藥書方論而君之工巧獨自天得治疾多奇驗自承相以下諸貴人得奇疾它醫所不能治者咸以謁君無不隨愈有士人患傷寒疾不得汗比君往視則躁狂循河而走君就掬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重蘅得汗解其

治他疾多類此當是時可父之名重於南北吳人有之四方者必以可父為問四方大夫士過吳中亦必造可父之居而請焉其為人倜儻而温雅慈愛而好施故人無賢不肖皆愛敬之至正壬辰徽寇轉掠江淛吳人震恐浙西廉訪僉事吳公仲善請君與富君勸城之因守以計賊仍請身任其事卒公壯其言然其計卒城之而民賴以安明年癸巳春正月與予游開元佛舍私與予言吾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及預命也夫今茲六氣淫厲吾犯司地殆將死矣如期必於秋予曰何至是踰月果疾予往視之則猶談笑無他苦秋七月沐浴竟遂征然而逝年四十有九其詩未及詮次藏於家其行於世者有醫學啓蒙又經終十二論君既沒而朝廷聘君之命適至已無及矣

論曰君少尚氣節故勇力之士爭言君之長於武長而服儒故
逢掖之士爭言君之長於文濟人以疑故方論之士爭言君之
長於筮斯各取其所偏長而未覩其學之所至也予幸識君於
血氣既定眚質既變之時方將舉聖人之道而脩之則九前所
稱譽皆君所厭棄而羞道者予於是又病世人之知君者淺也
嗚呼使君早用于時功業豈少哉然則君之歿其必有所繫也
夫

潘純字子素盧州人也少有后才遊京師一時文學之士貴卿之家
爭延致之每宴集輒云潘君不在令人無懽聞其至皆倒屣出迎
及談笑大噱一座為傾誉者衆卦以誠切當亡其初之辭曰出門
即衆永无各也其上曰以衆受爵亦不足貴也或以達於文宗皇

帝欲繫治之亡徙江湖間遇有以君事為滑稽士解者卒乃得繹因客江南值京師所與遊者平章李吳公可堂治書侍御史廉公亮秘書卿達公普善廉訪使幹公克莊御史中丞吳公元震廉訪副使杜公德常廉訪僉事魯公志道時皆持節在外遂往來諸公間名聲籍甚而江南大姓慕君氣勢望風承謁於是挈妻子居東吳日與諸貴人觴詠為樂所賦詩音節精麗李義山溫庭筠輩不能過也至正壬辰間兵起淮東西淮南行省即公曹公德昭雅君言於上與書幣辟參軍謀事君度不可為謝遣使者移家避地於越時太尉高公為御史大夫開行臺於會稽以君為上客與參謀議而大夫之子安為樞密院官判掌兵柄恃已為父客以妄事語大夫公因召訓戒安忿懟遂中君於法械繫以吏送還吳郡行次

蕭山道中拉殺之以暴疾聞其子訃聞走竊得其屍藏之會稽岳王墳僧可觀請於訃葵君西湖岳王墓側大夫公不知也

論曰禍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禍不可避也果不可避乎孔子微服而過宋有避之道矣必也盡其避之道然后聽於天斯可以言命也君嘗約子避地子留以全君往以驗其故何耶君知避其身不知避其言豈獨兵之能殺身也哉目見太山不覩肩睫禍所由來矣昔馬援侍故旧以致主疑梁松挾怨而害父客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可不慎乎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為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屏衣丼食其子弟自幼讀書相能執筆識姓名即教為商賈事以故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閎閧之所父以市布為業獨能異

其所好苦攻於學隣里多竊笑之雖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傳也及長益親貧士大夫往來其家隣里雖有大姓貧士大夫不入也於是復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陸君為法君善為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極群物時海内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鍾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鑒定真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覩光上国奎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識而待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内顧无知已乃與柯公南歸只闢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峦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今古雜録前列鳥几上置天禄辟邪紫鳳池金銅鎮帝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傳山甕古龍延汲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

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壯生著硯史墨史得衛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諸賢皆賦詩之所為詩文有杞菊軒藁年四十八以疾卒

論曰大小二篆變為八分漢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未行也晉王右軍善隸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焉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而已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楊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蹤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絕藝矣杜公嘗與子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如通書臣傳進止有法君見亦為子書八分小篆歌如是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勁之風溫閨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亡矣而兩君不復可見故論著之以慰懷思云

王冕字元章紹興諸暨人也父力農冕為田家子少即好學長七尺餘儀觀甚偉鬚髯若神通春秋諸傳皆一試進士舉不第即焚所為文益讀古兵法有當世大略着高簷帽被綠蓑衣腰長齒木屐擊木劍行歌會稽市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或以為狂生同里王公止善甚愛重之為拜其母王后為江浙檢校往君謁衣弊屨不完足指踐地王公深念遺草屨一鞘諷使就吏祿君笑不言置其屨而去歸會稽依浮屠廡下教授弟子倚壁皮土釜爨以為養人或遺之不受也時高郵申屠公駉新任紹興理官過武林問交於王公公曰越多傳先君子非所敢知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公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駉至即遣吏以自通君曰我不識申屠公所問者他王先生耳謝不與見吏請不已君乃曰我

處士寧與官府事毋擾乃公為也駟既重王公言且奇其為人進謁禮益恭以白於其大尹宋公子章具書幣製冠服俱造其廬以請君為之強起入鬱舍講授歲餘會他官禮待不如意乃為書謝申屠公東遊吳吳人雅聞君名君又善寫梅花竹石士大夫皆爭走館下縑素山積君援筆立揮千花萬蕊成於俄頃每畫竟則自題其上皆假圖以見意為歌詩雄渾跌宕以古豪傑自居久之復遊金陵諸衙史雖新貴皆加敬待遂北上燕薊縱觀居庸古北之塞主秘書卿達公燕善家翰林諸賢爭餽厚之君題寫梅張座間有云花團氷玉羌笛吹不下來之句見者皆縮首齧舌不敢與語至正戊子南歸過吳中謂予言黃河將北流天下且大亂吾亦南棲以遂志子其勉之於是擇會稽山九里買山一頃許築草堂讀

書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舟扁曰浮萍軒自放於鑑湖之曲好事者多載酒從之歲己亥君方晝卧適外冠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冠大驚重其名與君至天章寺其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鳥沸爾不能進安生民乃肆虐掠城亡無日矣汝能為義誰敢不服汝為不義誰則非敵越人秉義不可以犯吾寧教汝與吾父兄子弟相殺賊乎汝寧聽吾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即速殺我我不與若更言也大帥復再拜終願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數日以卒衆為之具棺服斂之葬山陰蘭亭之側署曰王先生墓云

論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其狂狷乎君生於衰世而能旁薄萬古傲視一時其言曰子房志在報韓孔明志在興漢

志雖正而心則挾志於生民者其惟伊周乎論議誠高矣雖其所就不逮所言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氣至死不衰其制行若不合於中行斯亦一世之奇士也

王漸字元漸臨江人也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劒客引滿呼白擊劒拓戟以為樂而家產益壞其父兄患之君於是聚書數千卷謝常所往來者閉户誦讀自數行下一過終身不忘雖稔官稗史皆可成誦比三年作為文章歌詩以示里中諸先始大驚皆不信其為君作也君曰儒者之學如斯而已乎吾將縱觀四方以適吾志遂北走燕薊南遊金陵登鳳凰臺慷慨長嘯人無知者金陵富豪王氏聞君善飲白下有道士亦素能引無筭爵為設席要道士與候酌以觀其量君升席命賛者實酒置甕中起揖道士捧甕若鯨吸

川一飲而盡復命賓酒酬道士道士飲既君再賓酒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至半跪謝不勝君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而大盃盡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王乃嘆服每麻屨布袍簡絶禮泝至賢士大夫家轍造堂上中席坐不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大夫士知其才皆畏敬之留吳中嘗與客過閶闔見官示律令數十事約萬餘言君與客俱覽一過歸至所館呼酒共酌問客以所覽事客不記一二君即援筆引紙書之亹亹如琵對讀之不誤一字其強記如此常以世人蹙蹙無足以當其意者而其志欲將大有為故其傲誕下視一世如無人蒋蒋之氣又不得伸遂疽發背卒無妻與子其友人為殯僧舍中後數年前御史劉公廷幹為海道萬户訪其柩為葬之

論曰士讀聖人之書將以變化氣質求合乎中庸之道也君記誦誠富矣不知其所讀者何書耶昔人所謂書簏者耶夫通官有時用舍有道雖以孔孟之賢聖不能必行志於天下而君之所抱負乃若有幸變之心則其發也蓋亦有天道焉予既惜其才而又憫其不善用之而竟落落以死也烏乎學者觀於君則亦可以得師矣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嘗戰藝於有司屢進屢屈於人而志不少衂益講磨淬厲期於必克而文日有名弟子日益進其設教必月試季考皆有程式至正丙申郡守將治兵命有司藉民以守陴君告予曰椿雖賤貢士也即今有司不別擇列予於編氓使守陴豈国家所以重士意哉子盍與我言之予即以告其

衆軍謀事鄔密公鈞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時司馬本以豫王傳留吳而所募皆少年良家乎君入幕之明日外兵即附城君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綰郡綬者皆已遁去兵奪門入君猶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其一子年十六亦死其妻王氏聞之被髮徒跣踉於亂屍中不得見循河而慟忽一尸自水躍出浮於河之面乃君也因載以歸撫其柩晝夜慟哭絶而復蘇三日君附其妻坐呼其二女曰吾為短兵所中什於地歛身匍匐入林中求水飲而民家畏吾呻吟聲掖吾入水以死汝一弟亦已斃我不忍令汝母孤苦于世也後三日我索汝母去中堂有坐榻可与汝母歛言訖遂什既覺不記憶其何言也如期果卒它日予往过其門吊之二女出拜於予泣訴如上云

論曰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焉君之勤於藝也蓋欲用其萬一以自見故齟齬其身而不悔及國家少難君未嘗食其一日之祿而捐軀以赴之使君立于其位必不肯奉身鼠竄以求活也然君可以無死而不知變豈亦死生之有命者歟怪神之事孔子不語而君躍冤附婦蓋亦杞梁之妻之比夫婦一體判合其精神有感通之理而致然也君則已矣而子死於孝妻死於義遂使楊氏一門鬼絶其祀哀哉

東門王德元字仲德東平人也其先女直人姓抹撚德元少慕全真之教遍遊名山始參鐵牛定禪師問師如何是道師曰東山水上行德元不契師以柱杖撞其口流血淋漓退坐松下疑心竟究忽聞人呼賣糖聲豁然有省進以所得札呈於師隨機響荅師大喜

異遂為印可即出宋穆陵所賜金襴法衣付德元傳信如達磨衣鉢故事德元受信具訖復遊諸方大闡其說然不挽髮不異俗服古冠自號東門子所至人多向仰之呼為東門而不氏其足迹所歷東極高麗西踰川陝南盡炎荒北極沙漠其受法者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卿相士庶皆其弟子其教人必問其姓與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曰我聞爾姓乙名甲而誰我何歟其人疑愕則悔之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於其家則姓其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為真姓非汝姓也復問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干歲何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干歲者世以此約言之耳其所以為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故其自贊曰懵懂痴憨白髮老贅一念萬年在世出世不識不知天地之外其所以為

道而示人者如此至元六年特進神仙演道大宗師完顏真人重其道擬號清玄誠微妙大師教門高士充嶧陽碧雲宮白山主贈金襴紫服德元為一至其處即不去其與人遊處不為崖絶之行雖其弟子之家亦親與執爨所食不擇壞修所居不求安逸意有所適輒飄然長往年九十餘歲日行百餘里步履如飛或云為李壇帳下卒或云嘗受學於容城劉因通知易說皆不果知其如何也至正二十年四月卒於京師年一百三歲其弟子中吳曹溍然與予遊因知東門之道故傳之

論曰聖人之學不傳一變而老再變而佛三變而全真其教本於老而其說猶禪學也杓世祖皇帝徵方外士立處機至京師為立其教賜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而德元立

於其庭乃服儒衣冠闡其禪說其教之所被可謂寵矣以德元之自信如此其篤天下之人信之如此向使移其心志以從事於聖人之學道其有不行者乎雖然為彼則易從為此則難入此其所以為東門道也

徐又中宇用和宣州人也宋季之亂其先為同郡仇人倪氏所戚時文中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母為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為娶有室及母老將卒哭謂其子始知其為徐氏子然未能即復其姓故文中亦以姓倪氏文中自少傳其婦翁針藥方術又善符呪轀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為縣吏即棄去又為收陸府吏後棄去游吳吳大户患濕腳疾延文中與療針行病除留為郡吏時鎮南王妃卧疾不可起坐王府御醫皆不能

俞南臺侍御史禿魯以文中名聞即馳驛就吳郡召之至則王以禮見賜坐便殿道妃所以疾苦延入胗視王曰疾可為乎對曰臣以針石加於玉體不陰且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文中因請診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針隨以入妃不覺知少頃請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中曰針氣已行請舉王手妃不覺為一舉請舉之又舉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設宴賜賞賚無算聲震廣陵皆以為盧扁復出也值天久旱方士禱祈皆不應文中謂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中曰臣請王為致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亦兩後雷始驗其為法爾文中曰諾即望西北奮袖一揮雲隨手布四被王宮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復霽留廣陵月餘門下輻輳多所救活由吳郡遷武林未幾吳郡守吳公秉彝被疾卧治郡暨

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雖為吏而家日益饒嘗謂予曰予所傳弟子亦衆然皆不能如吾術之神彼急於見利而不知義吾以茲術遊江湖垂四十餘年所為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責其報吾知施吾術而已今幸造物有以還於吾而大官貴人之所賜予者予不得而辭而亦未嘗為貧之者不敢不盡其心也又泣謂予曰文中得有大罪敢謀之於予頃吾父歿時屬文中以復姓至今不敢忘而吾久隸於官欲一復之而惧案牘之煩也如之何予謂之曰春秋大復仇而君子於心之不安也者不可一朝居也且而祖母忍死以全而父欲以報於徐氏今幸而有子獨不能念徐氏之痛以大慰於祖母之靈乎子其後矣尚何以案牘之煩不煩為哉文中即以泣告於其府尹趙公伯器為復姓徐氏給告歸宣城省徐

氏墳墓訪其宗族買田置祠以奉祭祀人咸義之自宣城遷陞充江浙行省理問所提控按牘改授紹興路知事以疾卒

論曰方技之士孰不為利而鮮有神其術者予嘗怪之及聞徐君之言然後知其術無以大過於其人而心之仁不仁術之神不神繫矣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豈鑿者哉

后載婁其氏者平江人也始為妾侍后妻周氏能卑順以承意周氏卒嗣為正室生一女一子年未三十姿色殊麗后為郡吏賴其內助至正丙申春正月后行役如京口妻與子獨居二月城陷后與予為隣其氏先屬其子女於他戚里過予含將啓水關欲入水予令家人勸止之其氏曰曩吾夫居室時每論婦人失節事妾常笑之今吾夫在遠而罹此大變使幸而免尚不能不為夫子憂不幸

為所辱雖欲死不可得矣妾寧捐吾身以全吾心他日尚有以見吾夫於地下語未絕外兵攻予門甚急予前往視門比兵入則某氏已赴水死矣

論曰夫婦以義合義天性也世衰夫婦之義薄至有公相棄背者矣況其夫之在遠而以身殉義者乎是其發於其性者也然其夫徒知其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向使其生必不能自明以免於怨憎被誅知所處可不謂之賢矣乎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氏婦也夫邵為軍士所害沈氏有姝色虜置快船上溪流迅急乘間躍身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樣舟過之見鬢髮如雲被水面視之乃婦人衣漾水上不能下沉死即引救之問乃知其姓與其里居易衣置後艙內使守視

之其下喻之曰汝遇吾張君幸得不死張掾今貴人汝能事之且得幸夫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見吾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張君欲我安用失節婦人哉遂噤不復言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即以箸納口中面刀觸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張為斂而焚之予至吳與張為予言如此

論曰丙申之變婦人之死多矣其死有二焉或迫於威或惧其辱感慨於一時有羞惡皆能之至於患難交於前利欲誘於後屢變而益堅委命以遂志惟明於義者乃能有以處此而沈氏以纖弱之姿矢死靡他其節尤異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向使入水以沒則已無聞矣而幸君見之豈天憫其貞烈使傳於予以

表見於世哉

歷代小史七十七卷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淳熙薦士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徐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

G一八一九上